



代代读  
儿童文学  
经典丛书

DAI DAI DU  
ER TONG WEN XUE  
JING DIAN  
CONG SHU

# 小游击队员

● 王愿坚 著



●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# 小 游 击 队 员

---

王愿坚 著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作家王愿坚的小说集,收入了他的《小游击队员》、《林野的火星》、《赶队》、《征途上》、《后代》等5篇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名作。

主 编  
刘 度  
刘治平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### 小游击队员

王愿坚 著

---

责任编辑:陈 新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 李文侠

插 图:穆玮东

封面画:李文侠

责任校对:康董康

---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---

印 刷:河北望都县印刷厂(望都县京广路31号)

---

经 销:新华书店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4.875印张 69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

1996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:10,001—20,000 定价:5.10元

ISBN7—80611—346—0/I·335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小金马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王孝和的故事》《鸡毛信》等一批中长篇小说，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里享有殊荣，或被电台播讲，或被拍成电影，或被编入教科书，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作品中的鲜活的小主人公，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，诚挚地

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，强化自我教育意识，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5年10月1日

## 他们，是一个美丽的星座

——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总序

刘 虔 刘浩平

历史，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。

历史，是清醒的。

历史，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。

站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几乎每日每时，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。风雨里演绎人生，苦难中缔结幸福，唯有崇高永恒，庄严永恒，正义永恒，善与爱的心灵永恒，总之，美丽永恒。而一旦拥有这美丽，我们就不会分手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命与建设、奋斗与牺牲为背景，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，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。展开在书中的生活，何其丰富多采。

看，“红星”在闪耀，“鸡毛信”传遍乡野，“小金马”、“小兵张嘎”、“小侦察员”、“小游击队员”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“五彩路”上，于是有了“小英雄雨来”，有了“王孝和的故事”，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。他们是美的，他们的生活是美的，洋溢着崇高的追求、庄严的允诺、智慧的思考、力量与信念的辉煌。他们是炬火，是活泉，是林中的鸣镝，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，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。他们的形象，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。

他们没有远去。

他们是永恒的。

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

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，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。

今天，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，走出岁月的幕帷，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，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，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……

1995年10月7日，北京之秋。

## 目 录

小游击队员 .....	( 1 )
村野的火星 .....	( 29 )
赶队 .....	( 62 )
征途上 .....	( 87 )
后代 .....	( 120 )



## 小游击队员



这是 1935 年夏天的事。

红军主力长征以后，蔡溪的返乡地主、民团闹得很凶，收租，夺田，杀害革命群众，甚至把我们的革命家属也弄到外地去贩卖，欠下了人民好大的一笔血债。特别是自从那里驻上了白匪李玉堂第三师的一个排以后，白鬼子更加猖狂，“业主团”团长孙逊轩还扬出话来：“石头过刀，人要换种”——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。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，给

革命群众报仇，我们游击队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，消灭这一股匪徒。这样，不但可以壮大红军游击队的声势，而且能解决一部分武器弹药的问题。

当时，就我们的力量来说，这就算打大仗了。敌人防备得很严，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，隔不远就是一座炮楼，强攻硬打是不行的，所以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，才好动手。

于是，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这个侦察班长的身上了。

从我们游击队住的山上到蔡溪足有七十里路，我天不亮就动身，绕着荒僻无人的山林小道往蔡溪方向走。因为山路不好走，又加上在山上呆的时间长了，吃不饱睡不好，身子有些虚，走了约摸四十多里路，就气喘汗流，迈不动步了。看看天色还没有过午，便决定先找个地方歇歇，正好，前面不远有一个破山神庙，我奔了过去，四下里溜了一眼，看看没人，推开破山门，一步闯进去。也怪我大意——经的风险多了，凡事总有点不大在乎。谁知这一下子可碰上事了：山神像前的台阶上坐着一大堆人，清一色的灰皮——都是白匪保安团的兵。当中几个家伙正在推牌九呢，迎门坐的一个，歪戴着帽子，嘴



角上叼根烟卷，两手捧着黑黑的两张骨牌，眼睛瞪得有牛眼大，正喊着：“粗——”

这些家伙大概猜到我的来路，一个个都慌了，有的赶快抢钱，有的往起站，有的忙着抄家伙。我一看这阵势，知道混不过去了，爽性干个痛快，便伸手拔出驳壳枪来，朝着人密的地方猛扫了一条子。然后回身窜出山门，一边换着弹夹，一边就往荒山里跑。

跑出了约摸一里多路，后面白鬼子追上来了，子弹“嗖嗖”地从我身边擦过，打得树叶子扑拉扑拉直往下掉，打得石头一阵阵冒白烟。看看追的是越来越近了。我刚想停下来顶他们一阵，忽然觉得左臂一热，登时眼前发花，腿也软了，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——坏了，负伤了。“不管怎么着，也不能让你们抓了活的！”我把枪往腰里一插，伸手捂住伤口，又紧跑了几步，望着一个崖头，一侧身子栽下去。只觉得身子底下被石块狠狠地垫了一下，接着沿着山坡直滚下去。

开始，树枝划脸，石块碰腰，还觉得痛；后来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不知滚了多久，身子猛一震，才停住了。我定了定神，睁开眼一看，原来被一丛小

树挡住了。拨开树枝往下看，离沟底不远；往上看，上面是约有二三百米高的一片山坡，再往上是一段笔陡的崖头，因为被那块光崖挡着，看不见什么，只听见白鬼子在上面噢噢乱叫。

我把枪掣在手里，在树丛里卧倒，心想：反正是跑不了啦，你敢下来，就干掉你！这时，身后树枝子忽然刷拉刷拉一阵响。我一惊，连忙调转身，用枪指着树丛，低声喊了声：“谁！”

“叔叔，是我呀！”随着，树丛被拨开了，一个小孩子的脑袋钻进来。这是个男孩子，大约有十二三岁，又黑又瘦的小脸上，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，头发有二寸来长，乱蓬蓬的，活像个喜鹊窠。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，乌黑的眼珠，像算盘珠子似的滴溜溜乱转。他挤过树丛，一步抢过来，伸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急忙忙地说：“快走，叔叔，白鬼子快下来了！”

还没等我答话，他就把我受伤的左臂搭在他的肩上。当时看看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便借着他的扶助，跟他绕过树丛，踏着山石、树根，往山沟底走；碰到难走的地方，我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，他挺着脖梗，吃劲地搀着我。在快到沟底的时候

候，小孩子一脚踏上了块活石头，石头一滚，他噗地声摔倒了，我身子一闪，也随着他滑下去，刚巧跌在他身上。我心里一阵难过，连忙伸手去扶他，他却一骨碌爬起来，吓得小脸焦黄，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：“叔叔，摔坏了吧！”我忙说：“没有，倒把你压坏了。”我又摸着 he 脑门儿上碰的一个大包说：“到沟底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！”他摇摇头不说话，只顾架着我又往前走。

他像走熟路似的，架着我跨过一道小溪，钻进了一大片蓊郁的竹林。我们在竹林的深处，一片荒草丛里停下来。这里看样子是他睡觉的地方，像小狗窠一样铺着一摊软草，旁边还放着一把破镰刀，一个没吃完的木瓜。他把我扶着躺在软草上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里藏着，白鬼子不会看见你的！”我只好躺下来。因为刚才一路紧赶，刚刚凝住的伤口又绽开了，血像小泉一样冒出来。我正想找点什么包扎一下，只听得嗤地一声，他已经齐齐的撕下自己的一条裤腿，动手帮我包起来。他一面包扎着，一面抓过那个木瓜壳来接着透过布层滴下来的血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接这血干什么？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我妈说，人血是好东西。”

你淌了那么多血，把这血吃下去，能再长出血来，那就不要紧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几时见过吃人血的？”我憋不住笑了笑。他歪着头望望我，大概知道我真的不会喝下去，看看手里那半木瓜壳的血，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伤口包好了。我侧耳听听外面，崖头上的敌人还在不住地呼叫。

孩子怔了一会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也亮了起来，他急速地眨巴一阵眼皮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猛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来！”我一把没抓住，他端着手里的木瓜壳，跑开了。跑了几步，又回转来，弯腰扒下我的一只鞋子，说：“叔叔，我拿去用用。你可别走，我一会就回来啊！”说着像只小兔子似的钻出竹林，不见了。

孩子的举动太突然了，竟使我不知怎样才好。他干什么去了呢？万一被白鬼子碰上可怎么办？……我越想越不放心。我爬了起来，扶着竹竿走到竹林边上，隐在一丛小树后面，把枪机扳开，向着白鬼子在的地方望着。

太阳偏西了，孩子还不见回来。这工夫，白鬼子看看崖下没有开枪，已经把人一个个用绑腿吊下

来，左张右望地走到了山坡上。我的心紧张起来：那孩子哪里去了？我举起了枪。但白鬼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们低着头找了一阵——大概是看我压的草印和血迹吧！可是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搜索，甚至连向这边望一眼都没有，却径直往相反的方向走下了沟底。因为被一片小树林挡着，看不见他们在干些什么，难道那个孩子已经躲起来了么？我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挪到一块便于射击的地方四外一望，真怪，白鬼子们没有在沟底停留，却爬上了对面一个山包，停了一下，又转到山包后面了。

我迟疑地走进了竹林，想在这奇怪的野孩子“家”里呆一会，如果见不到他，就离开这地方。我刚走到草铺附近，忽然看见一个小草堆在动。走近前一看，是他！他头上顶个草圈，身上挂着一片茅草帘子，像个大刺猬。他眼里噙着泪水，正到处找我呢。见了我，连忙扔掉草帘子跑过来，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叔叔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叫我好找！”

我也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赶忙抓住他的一只小手。我望望他，他的模样大变了，衣服被撕破了，脸上、手上划了几道血口子。我奇怪地反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

“糊弄鬼嘛！”他说，“我把你的血印子用沙土盖了盖，把你滚下来压的草扶了扶，又在别的地方照你的样这么一滚，”他得意地作了个打滚的姿势说，“把草压倒了，白鬼就不往这里找你了。”

“多悬乎，要让白鬼看见了……”

“我人小，有草挡着呢，再说，还有这，”他指脚下的那身自制的保护衣，笑着说：“我怕他们找迷路还要乱搜，就跑到那边小山上去，把你的血撒在显眼的石头上，一直撒到那条沟边，又把一块大石头顺着血线推下去。叔叔，我把你那只鞋也扔在沟边上了——我们在家捉迷藏都是用这办法呢。就是……你穿什么哪？……”

我哪里还管什么鞋子，我在想：这会工夫，孩子办了多么大的事啊。我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不怕吗？”

他得意地冲我挤挤眼睛说：“怕什么？我还跑到白鬼子面前装着采蘑菇呢！白鬼子问我：‘看到人过去没有？’我说：‘是个穿青布小褂的吗？往那边山梁上跑了。’我躲到棵大树上看着，白鬼子还真往山那边找去了呢！嘻嘻！”说完，他放声笑了。我望着他那副天真的笑脸，被他这个大胆、聪明的举动激